

高校中文系人才培养方案与华侨华人研究

孙爱玲 2022-06-27(上)

幸得叶联强老师邀请，让我在“印尼华文教育论坛”于2022-06-20晚上七点通过云端聚会向大家做报告，首次出席“印尼华文教育论坛”非常高兴，也有点儿意外。

离开印尼近20年又回来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我逃难离开雅加达13个月回来一趟为父亲治丧之后，六年后再回来于2005年为南大校长助理周宪教授带路，由印大FIB领导与老师们接待开展对话，接着便一年回一两次办活动，后来每六周来回一趟，

2017-2019相对

长住雅加达了，直至近期因为疫情已有两年半寸步不离雅加达。有个中国学生问过我：“您是何时来印尼的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娘胎里就来了。”

尽管如此，在那历程坎坷，众贤耕耘，沧海桑田的印尼华文教育历程中，未曾突破个人局限情况下，我力所能及的所见所闻以及阅历肯定是微乎其微。鲁迅《野草》之“影的告别”那句“黑暗使我沉没，光明使我消失。”于我心产生永久的震撼。经历过32年华文缺氧期的历史

产物的报告不外乎个人见闻，简直不足挂齿。今晚是硬着头皮说一说，写一写吧。希望老前辈指教，年轻人知晓。小报告主题是“全国高校中文系人才培养方案与印尼华侨华人研究”。节选如下：

我2009年首次受邀在大学里主讲“全球化时代华文的重要性”这是第一场发布开办汉语系的讲座（是印尼华文开放复苏之第10个年头了），接着第二年即2010年便正式加入大学讲师队伍，那时才修完硕士。接下来两年为印尼汉语教学促进会举办好几届教师培训之后，便在外子的支持下成立了小小汉语学府，成为大学专科汉语系教学点，每个学期开三十多门课：口语、会话、语法、试验、视听、听力、历史、实验、跨文化等专业课，必修课还有印尼语课、英语课、哲学与语言哲学、国民教育、人格修养等科目，唯独没有文学与语言学等理论课，专科不教理论，学生毕业时写的非属论文而是报告。

2009-2016汉语系派去了许多学生去中国。广为传开的这部相片里的演讲者便是我们的学生，敖莉亚和戴斯蒂。学生几乎全都是友族学生，那时学生沟通喜欢读短信，能明白短信，但若把短信念出来，就听不太懂，反要我写

出来，也说明学生喜欢汉字，因为汉字像图画，内含故事，不懂也可以猜字义，听力能力反而比认字更弱。

哪所大学能如高教部所愿引来留学生名次就攀升，否则就下降。以务纳斯为例，其中国留学生住在雅加达南区波查敦(Pejaten)很难买到猪肉，2011年我答应过第一届学生带他们到中西部来吃猪肉。恰逢已故杨兆骥前辈想为我庆祝获得博士学位，我便打算带他们一起来吃猪肉。跟系里请示后，系里要把本国学生也带去，那，吃猪肉的计划就泡汤了。与杨兆骥前辈、外子杨俊煌、袁霓女士、陈美致老师商量，便决定将博士学位庆祝会转为第一届双语平台，接着年年办，共办了四届，第二届邀请了金参赞等贤士们，第三届与缩影公园客家博物馆联办，第四届在校内举行。直至2017年汉语系转型为Pusat Kajian Budaya Tionghoa(PKBT),印华文化研究中心。

我见证着汉语系(友族老师们不愿意称之为“华语系”)老师们废寝忘食填写Borang报告给国家高教部，这工作非常耗时、耗神、耗力，那时发现汉语的存在定位与之前自己所想的不是同一回事。汉语进入高校一方面肯定其定位，一方面又进入了国家

教育政策的框框，原本不太充裕的汉语课时就更少了。在几乎99.9%都是友族的高校开汉语系是在荒地上耕耘，没有雨露滋润的禾苗壮不了，不久就转型为文化中心。

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何其深长！

一般文化中心在大学里充当桥梁，联系中国高校与华人社会，搭建合作交流平台，为此需要开设专教语言的部门。由此文化中心PKBT与汉涵合作负责开设语言班，为学校派送学生去中国深造提供条件。人们选择汉语抛弃华语，因为学汉语有奖学金，去中国留学机会大，试问学华语有奖学金吗？当年成立汉语系的目的是以经济效益为目的，后来专升本不顺利也是因为经济效益，高教部不批是考虑到雅加达已有五家中文系本科足以应付市场需求，而这五家的年度报告说招生不乐观，所以限制中文系本科在雅加达的数量。世上多少语言面临消亡，哪个不是在现实中因其实用性受挑战而无可抗拒宿命？Unesco曾经号召我们参加救亡工程，也只能留住面临消亡的语言之存在痕迹。

在全印尼开过汉语系几年停办的是常见现象，华语/汉语这树苗能否长成参天大树得看天时地利人和。然而谁又敢否认掌握华语或汉语，在



以上二图为孙爱玲博士